

舍命王传奇

赵连甲

么树森

著

· 长篇评书 ·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——中 篇 评 书——

舍 命 王 传 奇

——赵连甲 么树森著——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沈阳

舍命王传奇

Shemingwang Chuanqi

赵连甲 么树森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大连印刷一厂印刷

字数: 104,000 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: 5 $\frac{1}{4}$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65,000

责任编辑: 耿 瑛 插图: 周义柱

封面设计: 志 远 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统一书号: 10158·866 定价: 0.80元

序

耿 瑛

作为第一个读者，我拿起这部评书就放不下，十几万字，我一口气读完，就象书中听“舍命王”王天鳌说书的那位洋车夫一样，完全被书中的“扣子”给扣住了。

作者把这部书写得这么吸引人，不是偶然的。么树森同志是中央广播说唱团的作者，我没见过面，赵连甲同志我是很熟悉的。他是河北河间县人，1935年生于天津，自幼随父学艺，八岁开始登台演唱西河大鼓小段儿，十四岁拜著名艺人田荫亭为师，说唱长篇大书。解放初在营口市，1952年进省参加会演，受到好评，被留下参加了辽东省文工团，改说山东快书。1953年我在辽东通俗出版社工作时，他就成了我的好友，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曲艺创作问题。1954年辽东、辽西两省合并，我们一起被调到沈阳，他在辽宁艺术剧院说快书，每逢年节，剧院内部联欢，他就在宿舍挂上“说书馆”的招牌，说起《薛刚反唐》等长篇来，把一些话剧、歌舞演员们都给说住了，可见他艺术造诣之深。后来他调到中国建筑文工团工作，1956年投师山东快书名家杨立德，成为杨派快书新秀。在建筑文工团，他走遍山南海北，开阔了视野，丰富了生活，创作了

快书《爱八方》、相声《劳动号子》等反映建筑工人生活的佳作，六十年代我编过他第一个曲艺集《爱八方》。他的另一篇佳作《扒墙头》，先后被辽、吉、黑三省改编过二人转，参加了东北二人转调演，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。后来他调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，七十年代，又创作了《山村夜诊》等许多优秀作品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赵连甲曲艺选》。近年来，他先后参加创作了《老铁下山》、《宝光》（后改名《宝瓶奇案》）、《青春交响曲》等中篇评书和说唱，都由他爱人李文秀在电台播讲，他们夫妻合作，结出硕果。1984年12月，他作为中国说唱艺术团的成员之一赴美演出，他是第一个访美的快书演员。

正因为连甲同志是曲艺世家，他非常熟悉旧社会说书艺人的生活。又有多年积累的创作经验，所以写起这部《舍命王传奇》来得心应手。1983年底他来辽宁体验生活，他把腹稿的大纲跟我唠了大半宿，我当时鼓励他把这部书早点写成，却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月就交稿了，而且比我预想的还要好得多，读过之后怎么能不令人兴奋呢！此书在《天津演唱》发表了，在北京电台广播了，他并不满足，出书前又作了一次修改，开头一回多书几乎全是重写的。这种在创作上一丝不苟，百改不厌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。正象他自己总结的那样，“艺术贵在创新，最忌熟辙老路”，他给自己规定了四句话：

“多听、多看、多跑跑，
躲躲、过过、找蹊脚，
躲一躲，不落套，

过一过，能生巧。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赵连甲在曲艺创作上也是一个“舍命王”式的作者。

书中的“舍命王”从抚顺，到大连，又从沈阳回到抚顺，他的经历曲折感人。我们从书中女艺人郭金霞不幸的遭遇，看到了四十年代被敌伪宪兵队迫害致死的著名女艺人乔清秀的身影。

书中写了许多说书艺人和书馆老板，都各有性格。书中不仅反映了东北大城市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，描述了往日市民的习俗，还歌颂了百折不挠的抗日志士，揭露了豺狼成性的汉奸、恶霸、地头蛇。回顾历史的苦难和斗争，更感到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。

在我们的文学宝库中，虽然已经有了老舍的小说《说书艺人》以及评话《艺海群英》、评弹《新琵琶词》，但是这三部书都是描写关内和江南曲艺艺人生活的作品，这本《舍命王传奇》，则是第一部反映东北说书艺人经历的评书。

传奇、传奇，无奇不传。此书奇在哪里？不必由我罗嗦，还是请读者去翻阅正文吧。作序人是不是有意夸张，相信您读后自有公论。

1984年10月12日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谈今论古寻新意
 扫雾拨云辨奇冤……………(1)
- 第 二 回 下关东走投无路
 登书台济难扶危……………(13)
- 第 三 回 甘受冷遇求生路
 气贯长虹显才能……………(25)
- 第 四 回 收春喜三年忍气
 斗黄奎一朝解仇……………(36)
- 第 五 回 蒙扁鼓对台相峙
 披风雪偷艺听书……………(47)
- 第 六 回 叶春喜叙说往事
 郭金霞寻找恩人……………(58)
- 第 七 回 表深情心怀爱慕
 借拜师暗定婚期……………(70)
- 第 八 回 借题发挥辩书理
 变生不测遇仇敌……………(82)

- 第 九 回 别亲人深情难诉
遭残害怒海翻腾……………(93)
- 第 十 回 会沈盈欢中加喜
见秋雯愁里含悲……………(104)
- 第十一回 喜泪中亲人相会
秋风里骨肉分离……………(115)
- 第十二回 舍命王已识假相
陌生人却有真传……………(126)
- 第十三回 女儿家一团正气
说书人豪情满怀……………(136)
- 第十四回 独身冒险入虎穴
四方奔走闯江湖……………(146)

第一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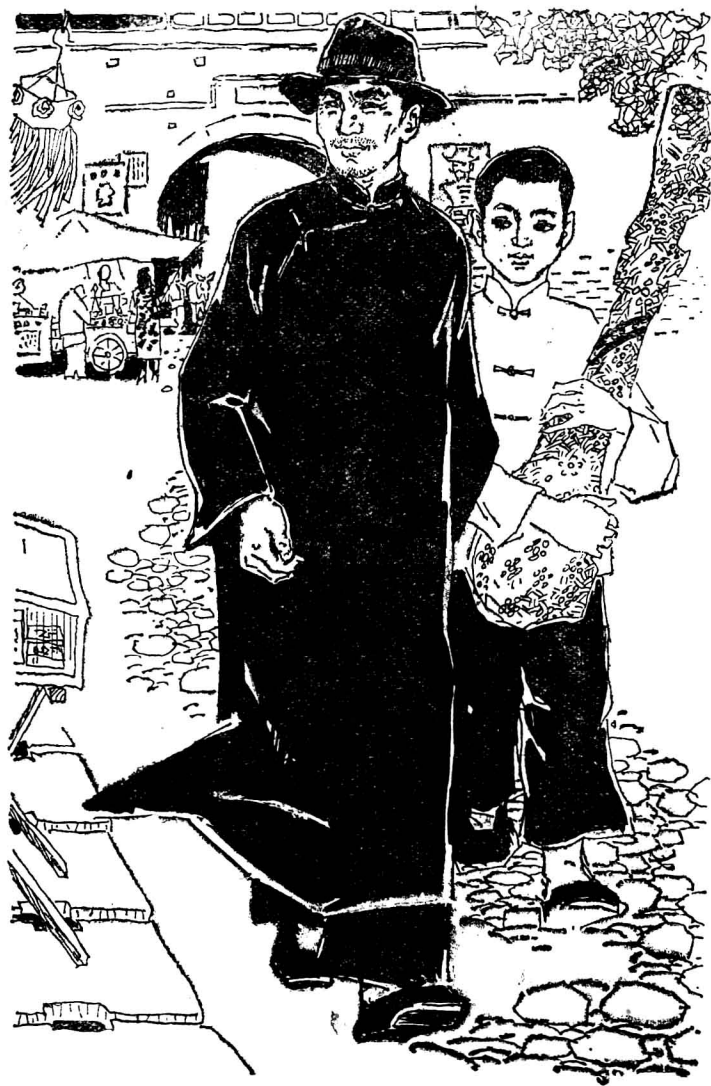
谈今论古寻新意 扫雾拨云辨奇冤

这部书叫《舍命王传奇》。舍命王是一个人的外号，他的真名叫王天鳌。说起这位王天鳌来，可称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在当地提起他的名字，没有不知道的，没有不佩服的，都称赞此人：知天文，晓地理，学识渊博；他结交三教九流，五行八作；他懂得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；您要跟他谈起历史典故，名人传说，诗词歌赋，社会知识……他可以滔滔不绝，倒背如流！这样德高望重的人物，到底是干什么的啊？说来跟我是同行——说评书的。

那位说了：“夸了半天，原来是个说书的！？”您别小看，在咱们中国，这种说书艺术真可说得上是源远流长！我们说书艺人遍布城镇乡村，就是号称大邦之地、文化中心的大城市也有说书人的场地。什么北京的天桥、天津的“三不管”、上海的大世界、南京的夫子庙、沈阳的北市场、开封的相国寺、济南的大观园……您到了那些地方，都会看到说书的先生在台上手拿纸扇、拍着醒木在谈古论今。听书的都是什么人？仕农工商各界人氏，连大学教授都有。大学教授怎么样？照样听着入迷。就说咱们当代，不少著名作家正

因为从小听书受到了文化启蒙，这才走上了文学道路。

俗话说三百六十行——行行出状元，我说的这位舍命王，在说书行界称得起是位代表人物。这部书是哪年的事哪？正是一九四四年的抗战末期，舍命王在号称煤都的抚顺说书卖艺。那年他五十多岁，两鬓斑白，乍一看只不过是一个和和气气的普通老头儿。可是他走在街上，无论是上下班的矿工，还是铺户商店的买卖人，就连那些十几岁背煤的孩子见了，都点头尊他一声：“先生。”舍命王的人缘儿怎么那么好呀？没别的，全靠他说书艺术深入人心。他要一开书，书台前有两个徒弟，一个叫春欢，一个叫春笑，在场子里让座、打钱。日子长了，听众给这俩徒弟起了两个外号，一个叫“勾魂牌”，一个叫“要命锁”。什么意思哪？因为舍命王的书说的好，把人的魂儿都勾去了，你不想听也得听，您只要往书场一坐，就好象无形中有根铁链子把您锁住一样，您就别想挪窝儿。有这样一件事：有一位阔商，抚顺、奉天都有他的买卖。有一次约定几家商行洽谈生意，一看表离洽谈时间还有两个小时，心想：我先听舍命王一段书去，昨天正说到“扣儿”上，得听个结果。出门雇了辆洋车，到书馆门前跟拉车的讲条件：“一会儿你拉我去站前饭店，快着点，我多给钱，你就别走了。你要呆着闷得慌，进去跟我一块听书，书钱我给，茶钱我候，耽误工夫的钱，最后咱一起算。”嘿，拉车的一听哪找这样的好事去？两个人一块进去听书。这阔商一边听书一边低头看表，又想听书又惦着谈买卖，洽谈生意刻不容缓，可听书又听到紧要关头，两头放不下。最后就剩了十分钟，一狠心站起来叫拉车的：



“咱们快走！”拉车的摆了摆手：“哧——小声点。我喝茶的钱您别给了，听书钱您也别候了。这么说吧，连车钱我也不要了，您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，说什么我得把这段书听完了。”得，这书把他勾住啦！

舍命王能有这么大能耐吗？您别不信，说书艺人就有这份本事。常言道：“听戏听轴儿，听书听扣儿。”说书艺人就讲究用“扣子”拴人，只要您听入了扣子那是非得听不可。别看说书的只有一个人，就凭他手、眼、神、法、步，来讲述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历代兴衰事，金戈铁马，儿女情长，让人听来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

舍命王不仅在表演艺术上造诣精深，讲走码头、闯江湖那更是阅历非凡。用艺人话说：懂得生意经、买卖道儿。那真是见什么佛烧什么香，见什么鬼念什么咒儿，逢场作戏，能刚能柔。有一次徒弟春欢惹了件事，得罪了一个横行霸道的恶棍，眼看大祸临头。舍命王知道了，大骂徒弟：“你吃着江湖饭，不懂得江湖事，瞎眼啦？这主儿你得罪的起吗？这不是给我惹事嘛！事到如今，还得看师傅我的。别看那小子歪脖横狼，谁都惹不起，他现在正在生烟冒火，我一去管让他烟消火灭。看我怎么去救你小子一命。”他有什么办法呢？找到那个恶霸家里，一进门“扑通”就给人家跪下了：

“大爷，您跟个小毛孩子怄什么气呀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没别的，我来替他给您赔不是。您照顾我这么多年了，真格的能忍心看我在您跟前跪着吗？”那恶霸一看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：“算了，你起来吧！”舍命王出门掸了掸土，胸脯一挺，把眼一眯，冲徒弟说：“怎么样？没事

了吧。学着点，这叫能耐！”嘿，他又吹上啦！

那位说：“这叫什么能耐！他怎么不反抗？”您别忘了，舍命王是个流浪江湖的艺人，有些窝囊气他得忍着。要说他这人的本性，那是争强好胜，义气当先，处处屈己让人。可是还得会随风转舵，左右逢源。不管他是扬着脖子说话，还是低头忍气吞声，只为一个目的，就是维持自己的台缘儿。舍命王酷爱艺术，从年轻到现在追求的就是把书说好。他这几十年的经历太丰富了，他所接触的是整个社会各个阶层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贫民百姓；进这家朱门酒肉臭，出这门路有冻死骨；当他高朋满座赚钱多的时候，他是大把票子送人，仗义疏财；当他走背字儿受穷的时候，端着锅、排着队去领舍粥喝。他目睹眼见的东西是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：他见过富人落魄的，穷人乍富的，坑崩拐骗的，落井下石的；他见过虎狼挡道；他见过水患兵灾；他见过出红差枪毙犯人；他见过插草标卖儿卖女；他见过小媳妇投河觅井；他见过贫困老人倒卧街头；他见过无耻之徒飞黄腾达；他见过有志之士反被罪恶势力吞没……他对那黑暗的社会认清了、看透了，一心钻研自己的说书艺术。列位，正是象舍命王这样艺人从古至今，历代相传，对中国文学史做出宝贵贡献。您现在看的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那些巨著的后面就有历代说书艺人的功绩！舍命王他在扇子上写了四句话，这是他一生的心愿：“面对惨淡人生，正视淋漓鲜血，洞察人间疾苦，讲述历代兴衰。”

这把扇子舍命王天天说书使用，他本来只想说好传统的书目，没想到到他老年的时候，又变了主意，百尺竿头他要更

进一步。他常想自己说了一辈子书，什么《杨家将》、《岳飞传》、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、《包公案》，可是越说越不过瘾，总觉着应该有一部拿手好书。好书不只是当场能吸引听众，应该有后劲，让人听了隔多长时间忘不了，梦魂牵绕，使人猛醒，催人奋发。他呢，想动手创作这样一部书。没事就琢磨身边的人、眼前的事。他不论上场说书，或走至街头，都十分注意观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有一天他真的遇到了一起使人惊心动魄的案件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就发生在他的身边！

什么事哪？说来很简单。有一天舍命王上场说书，往台下扫了一眼，听众早就坐满，就等着他开书。舍命王的醒木也拍响了，可是他心里觉得空荡荡的。就见书台旁边有一个座位空着，他心里暗想：他怎么没来呢？别人可以不来，他不能不到。这些天他听书风雨不误，今天的书又正在“扣子”上，他应该来。再说这位不是一般的书座，是我多年挚交的好友。十六年前他就告诉我：“一个好说书的要让人听了有后劲儿。”这句话我一直铭记至今。这些日子我专请他来听书挑刺儿，他没来必定有事。可是他出了什么事了呢？舍命王说着书神思恍惚，心里越来越乱。讲到第三段书的时候，实在讲不下去了，他冲听众双手一抱：“各位，对不起大家，我有点急事告告假，下面的书让我徒弟春欢接着伺候各位。”

舍命王出了书场，风风火火直奔了那位好友的家。这位家在“一町目”的一个大杂院，住着两间西屋。这人是一个落魄的老中医先生，姓田叫田世岭。舍命王气喘吁吁的走进院子，对面迎过来一位邻居，神色惊慌：“王先生您可来

了，快去看看去吧！”就这一句话，舍命王心里“咯噔”一声！他站在那两间西屋门前不敢再往里走，轻轻的声音喊着：“秋雯，秋雯……”连喊数声，屋里没人答应。这秋雯是谁呀？是老中医田先生的徒弟，又是他的义女。可她也是舍命王的亲人。田先生和舍命王晚年都是独身一人，两位老人共同守着这么一个姑娘。秋雯是舍命王死去的一个最喜爱的徒弟的妹妹，舍命王对姑娘比亲生的女儿还亲。这几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，下面书中自有交待。秋雯姑娘今年刚满二十岁，高中毕业，识文断字，性情温柔。平常舍命王一进院不用喊，姑娘早就迎出门外，可是今天听不到姑娘的回音儿。舍命王推门进屋一看，田先生坐在外屋床上正两眼直勾勾地发愣。舍命王赶紧追问：“老哥哥，出什么事了？秋雯怎么没在家？”一连问了几句，田先生没有搭腔。舍命王更是焦急：“老哥哥，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，您快跟我说，我是天鳌啊！您怎么不说话，不管是什么事，咱哥俩好商量着办。秋雯到底上哪儿去啦？你……”任凭他怎么催问，田先生好象什么都没听见，眼皮都没眨一下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舍命王也被惊呆了。他说了一辈子书，说过人在各种情况下的神态，伤心的时候，愤怒的时候，焦急的时候，绝望的时候……人的心情不同，流露出的眼神也不一样。从眼前田先生的目光来看，神色恍惚，一滴眼泪都没有，好象对人间一切都冷漠了。这位田先生愣有半晌，一只手哆哩哆嗦拿过几张照片：“完了，全完了，我这一辈子再没有什么指望了。秋雯姑娘今天早晨让汽车给轧死了……”舍命王脑袋里“嗡”的一下，险些栽倒！他怎么能相信那

样聪明伶俐的姑娘会死于车祸？他眼含痛泪接过那几张肇事现场拍摄的照片。泪眼模糊不忍心看，真是心乱如麻。他和秋雯姑娘相识不足一年，他每见到姑娘就能想起在东北十六年来结识的那些亲人；他每见到姑娘就觉得自己晚年有了精神寄托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就这一线安慰老天都不给留下……他滴滴答答眼泪落在了照片上。忽然，舍命王擦干了眼泪，把照片捧到眼前仔细端详。他看着看着神色骤变，目光炯炯，啪！把照片往桌子上一拍：“秋雯！好姑娘，你有志气！你死的冤屈，你在九泉之下等着吧，我王天鳌舍出性命要为你申冤报仇！任他们巧作机关，也蒙骗不了我的一双眼睛，这照片里有假！”

田先生闻听此话，猛的一惊：“天鳌，你说什么？难道这里还有什么鬼吗？这照片是警察署的人亲自送来的。”舍命王一把抓住田先生的手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哥哥，这哪是什么车祸，您还蒙在鼓里，这是恶人有意谋杀呀！”“啊！”田先生惊得面目失色：“天鳌，那杀人的凶手是谁？”“老哥哥您看……”舍命王指着照片说：“轧死咱姑娘的这辆汽车，您见过吗？”田先生摇了摇头。舍命王气恨交加，牙齿咬得直响：“这辆车我见过，咱秋雯她也见过。当时我们怕您担惊受怕，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您。我们那天看见的就是这辆车，看，照片上车牌子的号码清清楚楚——二二四一。当时车里坐着一个人，头戴战斗帽，身穿协和服。虽然多年没见，可我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正是我和秋雯的仇人又露面了。”

“谁？”“就是在抚顺做恶多端的黄奎！”

舍命王说出黄奎的名字，田先生又气又恨，身不由己地

斜坐在床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黄奎，就是那个大疤痢呀！这些年不都说他失踪了吗？”此时，舍命王心内悔恨，捶着自己的前胸，话语凄凉：“怪我呀，这两天没有照顾好秋雯。姑娘她对我说过几次，除了照顾好咱两个老汉，只有一桩心事——就是要找到黄奎报仇。秋雯虽然是个姑娘，她很有志气，她说过自己活到一十九岁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，是怎么被大疤痢一步一步引上绝路的。这准是姑娘去找大疤痢报仇，被这个坏蛋杀害了，秋雯她死得惨呀……”

田先生耳听着舍命王的讲述，眼前就象看见了秋雯姑娘怒视着大疤痢，忽然一辆黑色汽车向姑娘轧来……老先生“呀”的一声惨叫！他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舍命王赶忙搀扶，“老哥哥您醒醒，要保重，咱还得商量孩子的后事呀！”再看田先生睁开眼睛，二目发呆，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。突然他一声冷笑：“嘿嘿，大疤痢……你坐着黑汽车，二二四一，二二四一……”说着猛的站起往外就跑！舍命王一把没有拉住，老先生跌跌撞撞向街头跑去。一边跑一边喊着：“秋雯呀，留神汽车！二二四一，二二四一……”

舍命王急急忙忙追出屋门，同院的邻居们呼啦一下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问道：“田先生这是怎么啦？”有的唉声叹气：“咳！真可怜呀，田先生这么大年纪经不起这次沉重的打击啊！”舍命王只好托咐大家：“街坊邻居们，我拜托大家了，我的老哥哥回来就请大家照应照应吧！”此时，舍命王见田先生神态失常，十分担心老人。他知道田先生这一辈子的遭遇，本来他是一位当地有名的中医，自从日本人统治以后，处境一步不如一步。秋雯一死，他再也没有依靠，断